

話 劇

三八红旗手

王 命 夫 著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时间 一九六〇年四月——六月。

地点 青島市某区。

人物

王大嫂——名刘玉琴，三十五六岁，三八縫紉厂厂长。

領 弟——大嫂的女儿，十二三岁，少先队队员。

王有忠——大嫂的丈夫，三十五六岁，鋼鐵工人，党员。

田主任——女，三十三四岁，街道办事处主任。

周师傅——王大嫂的大舅。五十五六岁，老裁縫。

周大媽——周师傅的老伴儿，五十五六岁，保育員。

大 順——周师傅的儿子，二十岁，炼鋼工人。

秀 兰——女，二十六七岁，王大嫂的邻居。

方大爷——秀兰的公公，五十七八岁，食堂炊事員。

陈彩芬——女，王大嫂的邻居，三十来岁。

李大娘——王大嫂的邻居，五十多岁。

李桂芝——李大娘的女儿，十八九岁。

馮嫂子——王大嫂的邻居，四十来岁。

大 珍——王大嫂的邻居，二十四五岁。

魏师傅——机械厂鉗工，四十来岁。

小 吳——机械厂工人，十七岁。

妇女群众甲、乙、丙、丁等数人。

鋼鐵厂職員一人。

第一場

四月初的一天，天气晴朗，在一座大杂院里。正面是王、方两家的房子，房前廊下有火炉炊具等物，墙上挂着些干鱼、辣椒。两家房子中间，立着一个竹篱笆，看起来极不协调。篱笆左边有一方桌，桌上有青菜、玩具、针线筐篮等物。桌边有一洗衣盆，盆里盆外都放着脏衣服。显得非常杂乱。廊柱上贴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等标语。

开幕时，秀兰正吃完晚饭在篱笆右边院子里晾衣服，一边小声地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方大爷拿着刷子在一個小桶里拌着石灰。〕

方大爷 哼！别人都上縫紉厂了，就剩下你一个……还有心思唱呢！

秀兰 民办工厂有的是，干嘛非参加縫紉厂？

方大爷 縫紉厂怎么啦？

秀兰 爹！就快和您的石灰吧！不是伙房里还等着用嗎？

方大爷 别为我操心，（一边說着一边向桶里倒水）还是給自个打打主意吧！就为跟他王大嫂有点小别扭，两年不說話，一家还立了这么个破篱笆，值得嗎？这又不是結下了几輩子的冤仇。我非給老二去封信不可，还是軍人家屬呢！

秀兰 有她反正我不去，一天打头碰面的。（欲进屋）

方大爷 你这决心就是大！（光顾和秀兰说话，一直向桶内倒水）

〔秀兰欲进屋，见方大爷水倒多了。〕

秀兰 哟！您要倒多少水呀？

方大爷 糟了，都是叫你把我气的。

秀兰 您自己倒的嘛！关我什么事？（进屋）

方大爷 （未见秀兰进去）搞人民公社、开工厂、办食堂、多大的事，人家赵书记亲自帮助咱伙房安吹风机，你可好，在家里真稳的住……（抬头一看，见秀兰已进屋）嗨！走了，也不说一声。不行，水太多了，倒出点去。（从右方下）

〔馮嫂子、大珍、李大娘、群众甲、乙手里拿着笤帚、提着桶，边说边笑上。〕

群众甲 那么个破仓库叫咱们一收拾，可真漂亮。

李大娘 要不怎么叫“劳动闹遍天下”呢！

大珍 劳动创造世界！

李大娘 反正是那个意思。（捶腰）刚才刷房顶，一伸胳膊猛了点，把腰给闪了一下子。上了年纪就不行了！

馮嫂子 过两天咱们就是缝紵厂的工人了，一天上班下班，心里多恣。

李大娘 恣不恣的一个月多挣它三十块、二十块是真的，总比在大街上卖冰棍强啊！

〔秀兰上，晒衣服。〕

秀兰 都回来了！

馮嫂子 他二孀，你也忙着呢！

秀 兰 我没事。

大 珍 秀兰姐，你就参加縫紉厂吧！咱们在一块多好！

秀 兰 我不去。

群众乙 那你还愿意围着鍋台轉哪？

秀 兰 哟！天下就你们一个縫紉厂？

李大娘 我們縫紉厂怎么了？

秀 兰 不怎么，就是不参加。

李大娘 哼！

馮嫂子 我看你是怕跟王大嫂在一块！

秀 兰 怕她干什么！她又不吃人。（进右室）

〔李桂芝从院門急上。〕

李桂芝 娘，我也参加縫紉厂！

李大娘 死了头！年輕輕的初中毕业生，干民办工业有啥出息！

馮嫂子 桂芝文化高，正好給咱当會計。

李大娘 当會計也得上人民銀行、百貨公司啊！将来也有个熬头。

〔方大爷从右方上。〕

方大爷 瞧您这思想，您还想熬个掌柜的？

李桂芝 方大爷，您还没去呀！赵書記等着您了。

方大爷 这不馬上就走嘛！你们縫紉厂怎么样？

馮嫂子 房子收拾了，墙刷了，机子摆的一行一行的，一进去，心里都豁亮。等人手一齐，馬上就开工。

李大娘 家庭妇女进工厂是个大事，可得挑个好日子。

馮嫂子 哪天上工，哪天就是好日子。

方大爺 喲！您還要挑個黃道吉日啊！

大 珍 方大爺，您快走吧！

馮嫂子 食堂可得趕快辦，耽誤了開工……

方大爺 怎麼也不能叫你們拉在後頭。告訴你們，咱這食堂……

李桂芝 您快去吧！（推方大爺）

眾 人 快去吧！（眾推方大爺）

方大爺 嘿！蹭一身白！

〔方大爺被眾人推出院門。〕

李大娘 干了一下午活，你們這精神兒可真大！

大 珍 馮嫂子！當個工人多美，大伙一塊上班，一塊到食堂吃飯，一塊開會學習。一想這些，我覺都睡不着。
秀蘭姐！你就不想這些？

秀 蘭 （情不自禁地）不想？我比誰都想得厲害，我做夢、都夢見進工廠……

〔王大嫂抱孩子從院門上。秀蘭猛然站起，進右室。〕

馮嫂子 秀蘭……

〔眾楞住。〕

李大娘 他王大嫂，你叫我們大伙回來歇着，你一個人又干上了？

王大嫂 兩條破凳子，順便跟田主任修了修。

李大娘 送到木匠鋪花不了幾個錢。

王大嫂 自己能修，干嘛花錢呀！

大 珍 你能修？

王大嫂 跟上田主任，什么活也能学会。（进左屋放孩子，又上）

李大娘 咱这街道办事处田主任哪！就是强！工作那么忙，还跑去帮咱们收拾房子，打扫院子。

王大嫂 现在的干部都这样！方大爷不是说区委会的赵书记还上食堂帮咱安吹风机了吗！（看炉子）哎呀！火也快灭了。（喊）大牛！二虎！喂！这俩孩子，又野到哪儿去了？

冯嫂子 他大嫂，刚回来也不歇会儿，又忙活开了。

王大嫂 待会儿领弟兄他爹回来吃饭，还怕赶不及呢。

冯嫂子 食堂可得赶快办，要不然一上班一听报告的，还不得天天把饭耽误了！

〔陈彩芬急上。〕

陈彩芬 快去，快去，有卖鱼的！

李大娘 多少钱一斤？

陈彩芬 四毛五。

李大娘 哟！价码可真不小。

〔陈彩芬从右方下，碰着冯嫂子。〕

冯嫂子 劲头可真大！

大 珍 一天到晚就这么点事儿，劲头还小得了！

众 把这劲用到缝纫厂多好！

〔除李大娘、桂芝外，均从左右方下。〕

〔王大嫂拿碗下，陈彩芬拿盆子从右方上。〕

李大娘 什么鱼？

陈彩芬 大黄花。

李大娘 多大的？

陈彩芬 （用手比划）这么大！

李大娘 鮮不鮮？

陈彩芬 刚从水产公司拉来的。

李大娘 （心里合計了一下）四毛五？行。桂芝！去，买半斤。

陈彩芬 快点！去晚了就沒有大的了。

李桂芝 娘，我不去。（从右方下）

李大娘 那你做飯。

陈彩芬 大娘，快点吧！

李大娘 哟！我沒籃子。（着急，忽然看見王大嫂的菜籃子）他王大嫂，使使籃子。（把菜倒在桌上）

李大娘 这会儿跑去能有什么？

陈彩芬 有，有！我看見那里放着两大筐呢！

〔二人跑到院門口。

李大娘 （忽然想起）哎哟！沒带錢。（急喊）桂芝！把鐘罩上那五毛錢拿来！（跑向右方，被篱笆挂住衣服）哎呀！他們两家鬧别扭，大伙都跟着倒霉，好好的院子，当不当正不正的弄了个破篱笆……

秀 兰 （出，不滿地）大娘！您再听說有卖什么便宜东西的，別这么着急就行了！上回买大葱，您不是还撞在大門框上了嗎？

李大娘 （生气地）你这是什么話，惹急了我給你拆了！

秀 兰 对！您就連大門框一块拆了吧！

〔后台李桂芝声：“娘，家里沒有！”

李大娘 好，好！买回魚来再說。

陈彩芬 大娘，再不去就没有了。

〔二人急下。

秀 兰 （自言自語）再說，你还能把人怎么样！

〔馮嫂子和太珍上。

馮嫂子 秀兰！你跟王大嫂就真不能和好啦？

秀 兰 反正她不找我，我就不找她！

馮嫂子 其实，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就是为你們小枝子打了二虎……

秀 兰 是她家二虎先罵了小枝子。

太 珍 小枝子要不搶二虎的皮球……

秀 兰 可二虎凭什么拿皮球往我們小枝子身上扔？

馮嫂子 反正是为小孩子打架。两家隔着一道墙，为这点小事还值得两年不說話？

秀 兰 她为什么不跟我說話？

太 珍 王大嫂要是找你說話呢？

秀 兰 她呀！她要想找我說話，还等到这会儿！

馮嫂子 你就看准了？

秀 兰 两年多了，还看不准？

馮嫂子 那好，你就等着吧！太珍，咱們走！

太 珍 带什么不？

馮嫂子 不帶。

〔馮嫂子、太珍从院門下。

〔左室内孩子哭，秀兰犹豫了一下，跑到門口大喊：“孩子哭了！誰家的孩子哭了！”发现有人来，急向回跑，不小心撞在篱笆上，

生气地说：“这破篱笆真碍事！”进屋。

〔王有忠上，听孩子哭，进屋，后又出来。〕

王有忠 （喊）领弟他媽！领弟他媽！（无人应，自言自语）
扔下孩子又上哪儿去了？（孩子仍哭，无奈，进屋，
笨手笨脚地把孩子抱出来，看见外面乱七八糟地）
瞧这个乱劲儿！成了废品收购站了！（掀锅盖）飯
也沒熟，真够呛！（孩子哭，只好拍孩子来回走着）
跃！跃！（不小心踩在脏衣服上，被缠住脚，差点
摔倒）好家伙！还下了絆馬索了！（看见衣服，用
脚踢了踢）好哇！衣服脱下来一个星期了，还没洗。
（孩子又哭）別哭了！別哭了！

〔王大嫂拿一瓶子上。〕

王大嫂 领弟他爹，你回来了！

王有忠 （生气不語）——

王大嫂 洗洗脸，快歇会儿！（給王有忠倒完水，接过孩子，
兴奋地）一下午去义务劳动了，縫紉厂收拾得挺好，
看样子这几天就能开工。

王有忠 （不語）——

王大嫂 （看着不对）领弟他爹！我想过了这个星期天就把
鉄球送到托儿所去。

王有忠 （还不語）——

王大嫂 你不是爱吃大葱嘛！給你买了点醬。

王有忠 我对付着饱了，別耽誤上班就行了。

王大嫂 剛回来就上班？

王有忠 厂里开会。

王大嫂 晚不了。

王有忠 (发火) 七点开会，都六点了，飯还没熟，还晚不了！你为办縫紉厂天天在外头忙，我可沒說过什么。办城市人民公社嘛！你是职工家屬，应该带头；可我也跟你說过多少回了，千万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鋼鉄任务这么紧……

王大嫂 一頓飯做晚了，就影响鋼鉄任务？

王有忠 开会迟到，这不影响？

王大嫂 开会嘛又不是干活，晚去会儿要什么紧！

王有忠 你懂得什么！

王大嫂 (不滿地，欲講，又克制住) ——

王有忠 (煩躁地) 別人都大跃进，你多嚙也能跃进一下！

王大嫂 你看孩子，做飯，我跃进去。(兩人沉默，少頃)
領弟他爹，开什么会这么着急呀？

王有忠 (不高兴地) 跟你說也不懂。瞧着你的火吧！

王大嫂 (欲发作又克制住) ——

(領弟气嚙嚙地从右門上，看鍋。)

領弟 媽！媽！怎么飯还没好？

王大嫂 来到就是急碯的，搗搗火。

領弟 (接过扇子搗火) 媽！快熟了吧？人家吃了飯还有事哪！

王大嫂 什么事那么急？

領弟 全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晚上我們少先队还上街宣传呢！

王大嫂 搞卫生嘛，誰还不知道，还用你們这些孩子去宣

传……

領 弟 什么运动我們都要配合宣传，輔導員講过，我們少先隊員，不光要在学习上起模范作用，各項运动也要……反正跟您說您也不懂。

王大嫂 （猛然把手中的火鉤扔在地上，暴发地）不懂！不懂！又是个不懂！我不懂能把你养活这么大！小毛孩子刚刚念了两天半書就张口不懂，閉口不懂的，往后不許在我跟前說这两个字儿！

〔領弟被吓得楞住。王有忠抬头，欲說，又低下头。三人难堪的沉默。

周師傅上。

周師傅 还没吃啊？（見狀不对）怎么！吵架了？

王大嫂 沒有。

周師傅 有忠！怎么回事？

王有忠 大舅！屋里坐吧！

〔王有忠和周師傅进屋。

〔領弟还在楞着，欲哭。王大嫂拿一凉餅子走到她面前。

王大嫂 領弟，先吃个餅子。

領 弟 （难过地）媽！我有錯誤，您就批評我，干嘛那样……

王大嫂 （被刺了一下）吃吧！是媽的不对。

領 弟 媽！您是不是……

王大嫂 没什么。

〔王有忠、周師傅从左室出。

王大嫂 飯就好了。

王有忠 来不及了。（拿餅子）

領 弟 我也走！

王大嫂 好！（向王有忠）今天脫下来的衣服放在哪儿了？
拿出来，我一块給你洗。

王有忠 （煩躁地）你自己不会去找？（急下）

領 弟 我去拿！（进屋把衣服拿出）媽，我走了。（下）
（王大嫂进屋，放下孩子，出。）

周师傅 玉琴！怎么弄的，有忠回来連飯也沒吃上。

王大嫂 这两天办縫紉厂事忙，回来晚了一点。

周师傅 办縫紉厂，报上个名，到时候去干活就行了，也用不着整天把心都放在那上面。玉琴，抽个空儿，劝你舅媽跟你表弟……

王大嫂 舅媽跟表弟怎么啦？

周师傅 自打一成立公社，天天磨我参加縫紉厂，一天睁开两眼就这一个事儿，鬧的我簡直没法在家待了。你說，我要想干，上哪个大工厂不是一句話，干脆干脆民办工厂。

王大嫂：大舅，咱們縫紉厂正缺个老师傅……

周师傅 唉！我这火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跟你們这些家庭妇女，怎么能干到一块儿去呢！玉琴，咱們不是外人，我可不是泼冷水，你們这縫紉厂絕办不起来；先別說老娘們儿湊在一起成天的吵架拌嘴，就这技术，还差着一天一地呢！

王大嫂 那正好您去教嘛！

周师傅 教妇女？老天爷！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外面田主任声：“馮嫂子，你叫张大媽到办事处去。”馮嫂子声，

“知道了”。

周师傅 (慌) 坏了！田主任又来了，叫她碰上又跑不了，还是这个事。(忽然想起) 玉琴，千万别告诉她我在这儿。(从左門下)

(李大娘、陈彩芬、馮嫂子、大珍，边說边上。)

李大娘 刚刚跑到，沒啦！人要是倒了霉呀！喝口凉水都塞牙縫。

陈彩芬 都怪你，又找籃子，又找錢給耽誤了。

李大娘 还怪我？黄花魚呀！大呀！鮮呀！白跑了一趟。

陈彩芬 刚才你要少吵那两句……

李大娘 唉！腿疼的病又犯了。(边說边捶腿)

王大嫂 彩芬！咱們办縫紉厂的事想了沒有？

陈彩芬 (心不在焉地) 哟！真有我？我还当跟我說着玩儿呢。(从右方下)

李大娘 他大嫂！你說咱縫紉厂是按天算錢哪？还是按活算錢？

王大嫂 看大伙的意見吧！

李大娘 还是按活算錢好，誰也不沾誰的光，誰也不吃誰的亏，公平合理。

王大嫂 这以后再商量吧！

(大珍、馮嫂子从院門上場。)

馮嫂子 大嫂，还忙着哪！

大珍 大娘，还没做飯？

(周师傅悄悄地从左室出来。)

周师傅 田主任呢？

李大娘 没有来，怎么？

馮嫂子 周大爷，到咱縫紉厂来吧！大伙都盼着您呢！

李大娘 您是嫌民办工厂挣的钱少吧！您这个人利益也太重了。（从右方下）

周师傅 要能干，不给一个钱我也去，我干不了。不是自愿嘛……田主任干嘛……

〔田主任突然上，周师傅一下楞住，众人想笑。〕

周师傅 那……那你们……你们在这谈吧！我还有事呢！

（从院门急下）

王大嫂 大舅！大舅！

田主任 别喊！要能喊回来，他就不走了。

大珍 田主任！周师傅要老这样，可怎么办？

田主任 不会的，是咱们的工作还没做到。

馮嫂子 田主任，你在这，我们同去做饭了！大珍！走！

〔馮嫂子、大珍从右方下场。〕

田主任 大嫂！还没吃哪！

王大嫂 咱不上班，不开会的，早一点晚一点，要什么紧。

田主任 你吃饭，我给你洗。

王大嫂 不用。

田主任 我闲着也是闲着嘛！（抢过盆来洗）

王大嫂 （又喊）大牛！二虎！吃饭了。咳！大的没做好逼着要吃，小的做好了又叫不回来。田主任，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个要强的人，这两年生叫这些孩子把性子给磨没了，跟不上趟了。

田主任 这两年你也沒落后呀！大办鋼鐵，扫盲学习，哪回
你也沒落在后头。

王大嫂 那管什么用！扫盲那会儿一股劲認了两千多字，可
后来用上的就是肥皂、煤球、購粮証上这几个字，
白耽誤工夫。这会成立城市人民公社，我算是开窍
了！我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縫紉厂办起来，恨不能一
下子变成个工人。田主任，我一天也待不住了。告
訴我，我还干什么？能干的我一定干，不能干的
我学着干。主任，我干什么？

〔田主任微笑。〕

王大嫂 （急切地）主任，別笑啊！告訴我，我还干什么？

田主任 有件事非你不可。

王大嫂 什么？

田主任 跟秀兰和好。

王大嫂 跟她？

田主任 你們两年不說話值得嗎？秀兰跟你一样，想参加工
厂，可就是为你……

王大嫂 为我？

田主任 可不是。

王大嫂、（沉思少頃）我跟她和好，她干嗎？

田主任 秀兰答应过我，只要你去找她就行。

王大嫂 （沉默少頃）我……行……

田主任 那就去吧！

王大嫂 这会儿？

田主任 都两年了，这会儿还早嗎？

王大嫂下决心走过去，把自己挡的篱笆拿下来，摔在地上，然后勇敢地向秀兰屋走去，又停在门口。这时有隐约的雷声，王大嫂又返回。

田主任 大嫂！

〔王大嫂从另一个篱笆上拿下秀兰晒的衣服，坚定地走去，正碰上秀兰从右室出来，两人对面站住。〕

王大嫂 他二婶，要下雨了，你的衣服……

秀兰 （见王家的篱笆已拔下，激动地）王大嫂！

王大嫂 秀兰！

秀兰 大嫂，屋里坐。

〔王大嫂、秀兰进右屋。田主任望着她们满意地笑了。〕

〔方大爷从院门急上。〕

方大爷 哎呀！田主任，你在这……

田主任 嘘！（指了指秀兰屋）

方大爷 （走近看了看，又看看地上的篱笆）他王大嫂和我们老二家的？……

田主任 （点头）——

方大爷 （兴奋地）不简单！不简单！决心就是大。田主任，周老头子怎么样？

田主任 别提了，见了我就躲。

方大爷 这个老顽固决心就是大。昨晚跟我坐了足有三个钟头，到底没给话。今天晚上弄上四两白干，我还去。给他来个三顾茅庐。

田主任 就剩下这一关了，咱们得使点劲！

〔王大嫂又高兴又激动地从右室跑出，一下扑向田主任。〕